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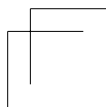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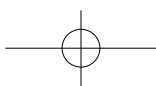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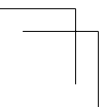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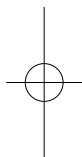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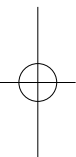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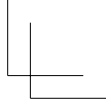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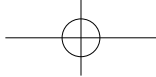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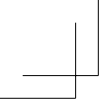
法鼓山僧伽大學

出家的意義

僧林悟語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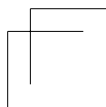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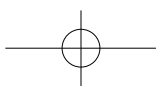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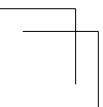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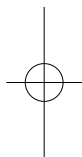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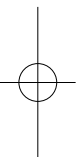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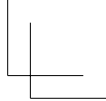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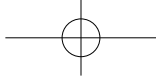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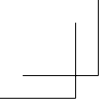
聖嚴法師 著





| 目錄

在家與出家	5
選擇出家的四個觀點	21
出家是為21世紀的人類努力	37
宗教師的胸襟與悲願	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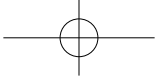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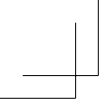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| 在家與出家

佛陀化世的本懷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勤修戒、定、慧，息滅貪、瞋、癡。但一切法本身並無貪、瞋、癡及種種罪過，而是加上了人內心的貪、瞋、癡之後，才有罪惡產生。因此，佛法的根本目的，並非從諸法中辨別清淨與不清淨，而是由淨化內心來徹底改變我們對世界的錯覺。

願消三障諸煩惱

可是修持戒、定、慧並不簡單。在家人、出家人各有各的修法，而且又分初學與老修行，以及各人根器與心向的差別，於是修行的過程與層次，就不盡相同了。比較起來，出家修行的障礙比在家少，而出家修行者出現的障礙當中，心障又比業障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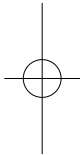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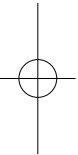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

障礙可分三類：

一、報障：因生存的環境及出生的類別，使得你無法學佛修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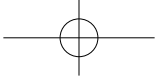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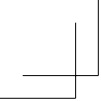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業障：雖然具備學佛的條件，卻又因工作職業的關係，而不允許你學佛修行。

三、煩惱障：因心理困擾而難以學佛修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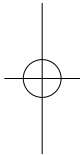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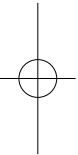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已經信佛學佛，即無報障，不過，不論在家與出家，均有業障及煩惱障。由於惡報生於三塗，福報生於欲天，或雖生而為人，卻因耳聾眼瞎，或生於邊地，均不能學佛，不知學佛，故稱報障；雖能學佛，但在家人的生活形態令業障較為顯著，出家人則於煩惱心障的感受較為強烈。

在家修行，易於修福業，不利於修慧業；若在家人本身具足福德，則修福業更是方便了。俗語說：「人在公門好行善。」如果是有地位的在家人，只要一句話，便能拯救無數人；他



的權職與智能愈高，則造福人群的機會也愈多，因此，修布施行易於成功。修福業能感得欲界天的人天福報，六度中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都是修福德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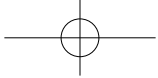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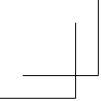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願得智慧真明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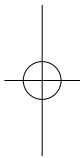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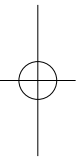
持戒中含有布施行。消極的持戒是不做壞事，積極的持戒必須廣行善事，不但不得作惡法，也不得不修善法。凡是用財力、勢力、智力、體力、心力等種種方便，使人得益，都是布施行。

持戒也是忍辱行。忍辱者，不僅忍艱苦，也要忍誘惑。貧賤者忍苦，富貴者忍樂；忍苦難，忍不受樂更難，難忍能忍，始能持戒清淨。忍苦是無條件地接受折磨，忍不受樂是高意志的自我約束，所以能夠忍的人，一定能成大事。這也是在家人可以修的。

持戒更包含精進。菩薩的三聚淨戒，便是：持一切淨戒，修一切善法，度一切眾生；若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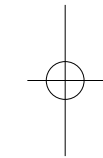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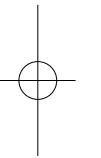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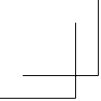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精進以赴，即算犯戒。在家菩薩雖然不能於一時之間做到，卻可以隨分隨力地持戒、修善、度生；但六度中的禪定和智慧，在家人就比較不容易修了。



得禪定的人未必有大智慧，無漏的淨慧卻必定與禪定相應，否則縱然有智慧，也不是無漏慧，而是有所為的，是與貪瞋癡等我執相應的世間慧。無漏慧即是解脫慧，雖不一定要從修習四禪八定獲得，但是在得到解脫的一剎那間，自然跟定相應，這便是慧解脫的阿羅漢。不過，一般學佛的通途是：首先以正見為指導，其次以持戒為基礎，以禪定為歷程，以智慧為目標。然後復以智慧為舟航，行自利利他的菩薩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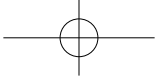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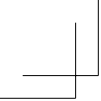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在家人易修福業的布施行，但是對於六度中的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卻不容易如法修持，更何況是禪定與智慧！由於福報而擁有家室眷屬及財物，豈能與持戒的梵行相應？由於業障的關係，身分上又豈能與忍辱、精進相應？修習禪定者，必須擺脫萬緣，專精攝心，若以在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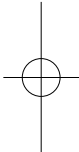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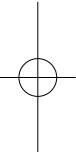
人的生活方式，雖然能夠學習靜坐，而獲得身心舒暢的效果，但是要想進入四禪八定的境界，則相當困難，所以在家的修行者，一坐數小時不起是有的，一定數天如剎那，卻是極不容易的。在家人也可以修得與解脫慧相應的正智，卻無法即生解脫，最多位登三果而不入四果；大乘菩薩不至七地以上，不得無生法忍的無我解脫的大自在慧。一般附佛法外道，以在家身分而妄稱位登無生，那是魔慢，是地獄因，不足為訓。

在家哪及出家好

傳說中，宋朝的蘇東坡即是五祖山的戒和尚再來！從他的文章、詩偈中看到有關禪境的作品，好像是位徹悟的人，可是他仍沒有離開風花雪月、狎妓而遊的一個「情」字。如果他這一生不做官而出家當和尚的話，相信他會成為一了不起的大禪師。根據傳說的故事中，他與佛印禪師之間的機鋒相對，屢次落敗，是由於他是在家人。因為在家人的職業、身分，所以縱然能得到若干禪慧的受用，多半還是來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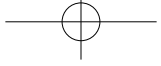


思辨的，而非出於自性清淨心的流露。雖然知道禪境天成，不假造作，一遇到突發的情況，便又不能不隨境遷流了。而且，縱為出家的禪者，當他得了一個入處或所謂「開了隻眼」的見性之後，仍須到山中去增長定力，以長養聖胎，或遁跡於僧團生活中，做一名隨眾起倒而無己事的粥飯僧。等到功力紮實之後，才是水到渠成，隨緣化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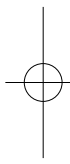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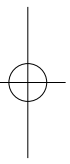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我們從明朝集成的《居士分燈錄》及《名公法喜志》中看到，在中國禪宗史上也有不少在家居士獲得相當高的見地，只是比起各種《燈錄》所收傑出的出家禪眾來，便有不成比例之感了。這不是說在家人的資稟或善根薄弱，實在是由於他們生活環境及職業身分的限制，不容易做到打從內心起，長時間放下萬緣，一心禪修的關係。

因此，釋迦世尊是先出家修道而後成佛，成佛後往鹿野苑度五弟子出家，然後他的教團仍然以一千二百五十位出家眾為核心，直到涅槃之前，最後教誡的對象還是出家的比丘。然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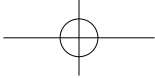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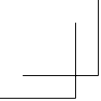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在初期的佛教徒中，即有著大群的在家弟子做為佛教外護，釋尊為了度化他們，也說了不少在家修行的法門。佛法的重心在教人離欲，但只有少數人適合出家和能夠出家。所以《出家功德經》說，雖僅臨終前的一日一夜出家，即受七返六欲天的福報，二十劫不墮三塗，最後成就辟支佛果。足見在家修行不及出家珍貴。

將此深心奉塵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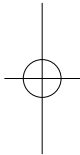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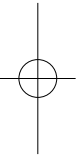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過出家修行也有困難，首先割愛辭親便不易辦到；以家族和宗族觀為重心，並且主張子孫繁衍的中國社會，是不許子女出家的，即使佛世的印度，已有各種出家僧團的流行，若想徵得家屬同意，去過出家修道的生活，也非易事。在大乘佛教中，雖有大菩薩現在家相，但住持三寶及弘揚佛法的大乘菩薩，如馬鳴、龍樹、無著、世親，卻都是現出家相。由於不易，所以顯得難能可貴。

親情、愛情、友情等的牽掛，家業、職業等的拖累，社會輿論的影響等，都會使一些有志



出家的人躊躇不決。有一些佛教徒知道尊敬僧寶，也知道讚歎出家功德，甚至贊成自己的子女出家，但是果真有子女要出家時，又會覺得是一樁難以接受的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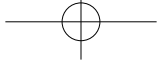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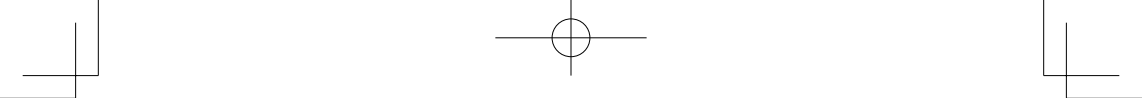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想要出家，首先得放下世俗的一切牽累，接受僧侶的養成教育，並以戒學、定學和慧學，奠定入世化俗的基礎力量，然後荷擔起救世濟眾的如來家業。所以發心出家的人，初看是薄情寡恩、六親不認，而且是逃避現實、消極懦弱的人，其實他們正像是出遠門赴考的舉子，或像今日出洋留學、旅外經商的人，離家的目的，是為了有更多的能力及財力來造福鄉梓，乃至能使萬民得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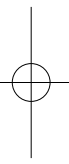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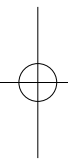
出家修行者，應該是福慧雙修，戒定慧三學並重的。出家的身分即是戒行；將全部身心布施給三寶，以成就眾生，便是修大福行的大布施，也是忍辱行及精進行；出家後業障牽累不多，故易以修持禪定和智慧，而為六度齊彰的菩薩行。

堪作人天功德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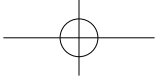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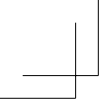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初出家者正在接受培育的階段，他們無物可施，也不會說法，所以在布施行的福業方面，無法表現，甚至覺得是在消福而未培福，對於貧病苦難者的救濟，反不如在家人做得有力而具體，乃至在接引初機進入佛門的努力方面，也不若在家居士積極有效。其實在佛世的印度，乃至今日的泰、緬等國，除了隱遁的瑜伽士或阿蘭若比丘，遺世獨居於林間及洞窟之外，絕大多數的僧眾，是必須每天到村中托鉢的所謂「人間比丘」，人間比丘趁向村中沿門乞食的機會，也同時為人間帶來了祝福，雖然不必說法化眾，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威儀，便已為人間帶來了平和無諍、淨化身心的榜樣。也就因而產生了化世導俗的作用，豈能說他們未修福業的布施行呢？即使在中國，出家人的身分便代表了三寶的存在，雖然是一無所知的所謂「啞羊僧」，至少也會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令人知道有佛教，種下學佛之因，這當然也是布施行。



當然，有形而積極的布施行或慈濟工作，乃至初機的接引工作，仍以在家人身分來投入較易立竿見影。所以理想中的大菩薩，多現在家形象的天人相，甚至報身的佛，也現頭戴天冠的天王相。在家的信眾也是出家僧團的外護，而且人數比出家眾多，占了全體佛教徒中的絕大部分。佛陀出世既無法使一切人出家為僧，佛的教化就必須普及於廣大的在家人。所以在《阿含經》中有許多長者居士及居士婦的事例，在大乘經典中則有維摩詰、勝鬘夫人、《華嚴經》的善財童子、《法華經》的龍女等，都代表著現在家形象的大修行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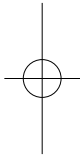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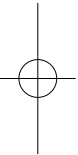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

故於凡夫位中，僧俗的修行雖有優劣，到聖位中，則反而以在家的形式，有更多自由的攝化方便。可惜後世的附佛法外道，若干以鬼神為背景，而以佛教為門面的邪師們，便假借諸大菩薩乃至諸佛之名，來推行神鬼教的迷信。今日的社會環境，固然與主張離欲的出家觀念日漸遠離，但是離欲節欲，仍是紓解人間疾苦的最佳良藥。於是有人雖然是在家人，卻要說自己已經離欲，便不得不妄稱是大菩薩的示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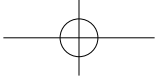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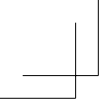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有欲行卻說無欲念，有慢心卻自稱已離欲，這就犯了五戒中的大妄語過。不如自認是凡夫，雖居俗家，而能利益大眾，並能自制私欲，從戒定慧下工夫，則不失為初機的菩薩，也是在家修行的典範。

眾生無邊誓願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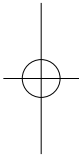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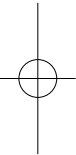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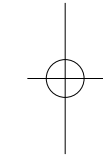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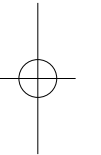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家修行，首先要設法放下家業、職業，以及身外的事物和心內的事物。能夠徹底放下身心內外的一切牽掛之後，才能一肩擔起度化眾生的責任。自古以來的大修行者，無不具有救人救世的大慈悲心，以及奔走呼籲的大慈悲行。這正是因為他們能放下自我，所以能夠發下度生的宏願。

以我聖嚴而言，我自知是一個普通的凡夫，只因為在三寶門中已走了幾步路，便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力量，推著我為法、為教、為眾生而努力修行。本來是一無所有的孑然孤僧，然而近十年來，屬於「聖嚴」名下的人、物、事又漸漸地多了起來——寺院、研究所、書籍、刊



物、弟子、學生……結果我又有了障礙！但是，這是否表示我成了既有財產又有眷屬的光頭在家人？這與一般的在家人還是不一樣。其實，我從未擁有任何一樣東西，因為連我自己也不屬於我所有。我只覺得我是屬於佛教，以及這個時代和環境所擁有的一件工具，縱然勞累辛苦，卻少有累贅、牽掛、憂慮、恐懼及自滿等的煩惱。可見初出家者必須放下一切身外之物，出家久了的人，更要進一步放下自我中心。能夠放下自我中心，便與定慧相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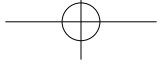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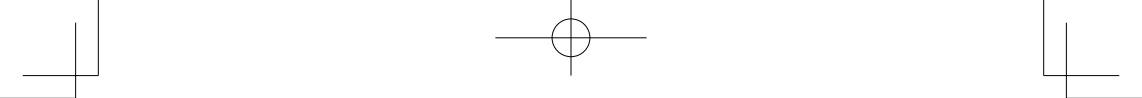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不過，出家修行而能達成自我中心的徹底脫落，需要經過禪定的修持及艱苦生活的歷練；不僅是克制肉體的習氣，更要化解內在的心理障礙，肉體的克制已經是不容易了，內心障礙的化解尤其困難。所以，出家之後，並非無事可做，而是真正面對萬千障礙的開始。佛說人有八萬四千塵勞，便是無盡煩惱障的總稱，人的心理障礙既多且重，也唯有信佛、學佛修行禪定的時候，才能領會明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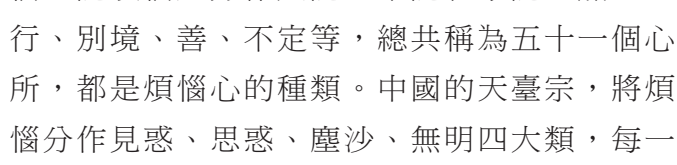
煩惱無盡誓願斷

因此，煩惱障是出家人與在家人所共有的，但是對在家人來說，由於煩惱太多，正應了俗話所說的「蝨多不癢，債多不愁」。整天在煩惱中打轉，反而不知道自己是煩惱的人，除非遇到太太跟別人跑了，先生有了外遇，兒女發生意外，錢財被人倒了等重大衝擊時，心中會感到非常痛苦之外，通常的貪瞋怨怒、憂喜哀樂的情緒變化，往往是不曾自覺的。出家人若不修行禪定，也不易覺察煩惱之多。若能修定，就會發現心猿意馬，不受指揮：不要想的事，偏偏要想；不希望出現的念頭，就是不斷地翻滾。好不容易得到一、兩分鐘沒有雜念的經驗，便會高興；然而這一高興，雜念立刻就來了。

出家人的環境雖然利於修習定慧，但若是修定而不得其法，或無明師指導，容易導致身心的疾患，即使已經學到習定的方法，要想得定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主要是因為煩惱障難以調伏。調伏煩惱障的方法，首先是持戒。以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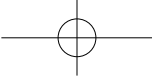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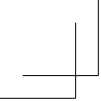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戒的力量來約束身口的惡行，使內心煩惱的火焰，漸漸收斂。這主要是針對粗重的煩惱，如強盜、殺人等的念頭，以此為基礎，再來消化輕和細的煩惱。對整天修行的出家人而言，輕細的煩惱也構成了大麻煩，此時要用定慧的工夫來調伏、消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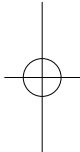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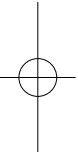
煩惱的心障有粗有細，粗細又各有類別。印度的唯識學，將煩惱心分作根本煩惱和隨煩惱。隨煩惱又分作大隨、中隨和小隨，加上遍行、別境、善、不定等，總共稱為五十一個心所，都是煩惱心的種類。中國的天臺宗，將煩惱分作見惑、思惑、塵沙、無明四大類，每一類也各有許多煩惱。

修行人發覺有煩惱是正常的，修行時覺得沒有煩惱，反倒是有了問題。對自己的心念活動愈清楚，煩惱的障礙便愈輕。若得初禪的定境，就能發現心念起滅之快速，比一瞬間還快許多倍的一剎那，心念就有十六次生滅。所以在我指導學生修行時，對於煩惱特別重、妄念特別多的人，常會教他們專注於妄念的分類，



就是將每一個出現的妄念加以分類編號，看看自己究竟在想什麼？出現最頻繁的妄念是哪些？最惱人的又是什麼？大多數的學生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後，就能放下它，不理它，而安心地用功了。

此事無關風與月



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有許多地方是共通的。在家人可以行布施，但不一定會布施；出家人不利於布施，卻又能做大布施。出家人利於修定慧，卻未必從事於定慧的修行；在家人不利於修定慧，卻也有在家人能修定慧的。所不同者，在於輕重的差別。在家修行者障礙較重，牽掛較多，雖然可以短期住進寺院，與出家人過同樣的離欲生活，但是終究必須返回塵世；出家人有時也會離山行腳，到塵世走走，但若不還俗，仍然以長時間在寺院生活為依歸，這即是出家畢竟與在家不同的地方。

幾年前，我在美國遇到一位在印第安那大學任職的教授。我問他：「你的家人也在美國嗎？」



「和法師一樣，我從未結婚。」他回答。

「為什麼不結婚？」我又問。

「好讓已婚的男人妒嫉，也讓未婚的女人等待。」他說。

「這麼說的話，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了。我和婚姻無關，而你卻和已婚、未婚的人都扯上了關係！」

他聽了，哈哈大笑。獨身和出家不一樣，在家修行當然不同於出家修行。

（摘錄自聖嚴師父著作《拈花微笑》一書）



| 選擇出家的四個觀點

第一、出家一定比在家好

這意思並不是說，出家人一定比在家人好，而是說，出家一定比在家好，因為出家是放下自我，成就大眾。唯有能夠放下自我的人，煩惱才是最輕的；也唯有能夠成就大眾的人，生命才是最有意義的。從歷史上來看，凡是那些不以自我為中心，或是為人設想愈多、奉獻愈多的人，都是最偉大的人，我們稱呼這類人為「要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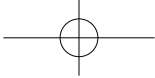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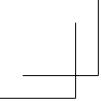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「要人」是什麼意思？「要」是重要的意思，為什麼重要？因為許多人需要他，所以就顯得重要。如果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，許多人都討厭他，那就不是「要人」。總歸一句，如何讓自己的生命有意義？出家是很好的選擇。

第二、雖辭親出家，仍會盡孝道與責任， 照顧家人，並非棄家人於不顧

許多父母認為子女出家，比往生還令人難以接受。他們寧可接受自己的兒女往生，也不願意讓兒女出家。因為如果子女往生，至少不用再為他們操心，不會再有什麼牽掛；可是子女出了家，變成孤苦伶仃、無人照顧，最後還是得為子女掛心一輩子。一般人可能有這樣錯誤的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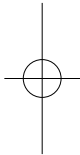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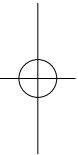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出家人既然離開俗家，對俗家的財產不會存有非分之想，不但不會像在家人一樣，想要爭父母的錢財而讓父母操心，反而還會照顧父母、親人。

父母健康，能夠照顧自己是最好，否則有俗家的兄弟姐妹能夠照顧父母也很好。可是如果俗家沒有人可以照顧，父母沒有人依靠的時候，我們出家人是最可以依靠的。出家人除了自己以外，還有信徒、弟子，可以一起來照顧年老、生病的親人和父母，我們會盡兒女應盡



的孝道與責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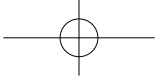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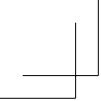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出家人因為出家了，對於男女的愛情，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情等俗情，全部都擺下了，沒有牽掛，也沒有期待。我們不會期待父母給我們什麼、期待親人給我們什麼，因為出家就是將自己奉獻給三寶、奉獻給眾生。出家後三寶會照顧我們、僧團會照顧我們，一切眾生若是需要我們，就會照顧我們。



譬如我現在老了，沒有親人照顧，但是只要自己有道心，就用不著擔心。我在日本的一位老師曾勉勵我說：「衣食之中無道心，道心之中有衣食。」我們出家人只要修行，就不怕沒衣食。靠修行讓自我中心少一些，讓奉獻心多一些，這就是道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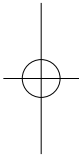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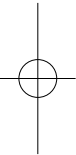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、現在是出家最適當的時機

過去，出家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，多半是因為沒有生活的技能，沒有立身處世的能力，所以只好做做廟祝之類的工作，照顧廟裡的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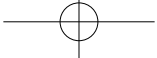
火，或是趕經懺、做超度，靠山吃山、靠神吃神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吃香火」。這種出家人消極、逃避現實，讓人家看不起。

而現在的出家人，大多是做服務社會的事業，不論是社會關懷的慈善事業、教育文化的事業，或是法鼓山正在推動的精神昇華的事業。雖然現代出家人的素質良莠不齊，但是大體而言，出家人的品質是優秀的，水準已經大為提昇，對社會極有貢獻，也普遍受到社會的肯定。



我在像你們這般年齡的時候，也就是三十多年前，一般人是看不起出家人的。例如我在上海的馬路上走，人家一看到我，特別是早上，差一點就要把痰吐到我的臉上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一早就看到一個空門、一個光頭，對他們來說是壞兆頭。光頭就是光了、沒有了，空門也是全部都空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因此，那時候的出家人受人歧視、看不起。

後來我到了臺灣，在東初老人的座下二度出



家，有一回我走在北投街上，四處看看，就馬上有警察來找我問話：「請問你是做什麼的？」

我說：「我是個和尚。」

他說：「和尚怎麼東看西看，你是不是做情報的？」

我說：「我就住在這山上，山上的老和尚是我的師父。」

他說：「真的？那我要打電話確定一下。」

結果他打電話問：「現在有一個和尚在山下，是不是你那裡的和尚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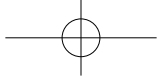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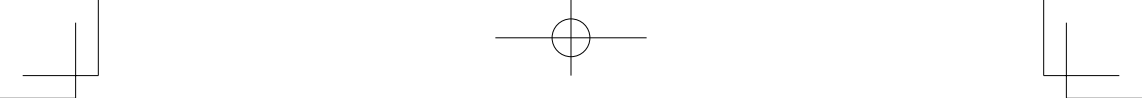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師父說：「是我的徒弟。」

他說：「好，以後叫這個和尚不要東看西看，走路就走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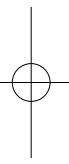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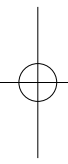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：「我剛剛從高雄回來，只是看一看這裡有什麼變化。」

沒想到警察又問：「你到高雄去做什麼？」

那個時候，地方上的人也瞧不起和尚。有一次我到北投街上的藥房買一瓶眼藥，藥房老闆愛睬不睬的，好像我不會給他錢一樣。他問：「你買這個眼藥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我要用。」他又問：「你的眼睛好好的，為什麼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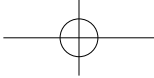
買眼藥？」我說：「你賣不賣眼藥？」他竟回說：「我們是賣給有病的人，我看你是不正常。」後來我只好到另外一間藥房買。那時，就是有這樣的情形。



當我去日本留學的時候，日本和尚雖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可是他們都受到恭敬的對待。其實，日本和尚是住在寺院裡的在家居士，相當於基督教牧師，並不是真正的僧侶，但他們是受到尊敬的，因為他們都受過相當好的教育，對社會也起了服務的功能及模範的作用。那時候我很羨慕他們，但並不是羨慕他們有太太，也不是羨慕他們是在家人，而是羨慕他們受到社會的尊重。

又有一次，當我們法鼓山的山徽設計出來以後，那時有很多人把它貼在車子的後窗上。很有趣的是，有一次我看到一輛車，正好貼有我們法鼓山的山徽，我想這一定是我們的信徒，就過去向他打招呼。我說：「你是我們法鼓山的人嗎？」

他說：「你這個和尚做什麼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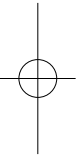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：「我看你貼了一個法鼓山的山徽，大概是我們法鼓山的信徒。」

「不是，我不信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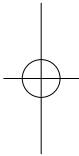
我問他：「你車子後面不是貼了這麼一個標誌嗎？」

他回答：「貼這個貼紙是叫人家不要撞我。」

所以，他不認識我是法鼓山的負責人，而他也不信佛，他貼法鼓山的山徽，是把它當作「Stop！」用。這大概是十二、三年前的事，現在應該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了。



現在臺灣的出家人，水準已經漸漸地提高，特別是幾個大團體的出家人，有著很高的水準，而且對社會也很有奉獻，形象都非常的清新。一提起法鼓山的人、佛光山的人、慈濟功德會的人，大家都會刮目相看。而且遇到出家人，一般人也都懂得合掌或恭敬地念「阿彌陀佛」，表示問候。這就是說，現在的出家人和過去的出家人不一樣，現在的出家人正好是現在社會所需要的，也正是佛教所需要的。為社會所需、為佛教所需，所以受重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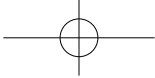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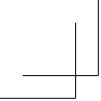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在釋迦牟尼佛時代也是這樣：出家人行化人間、托鉢化緣的時候，就是在做關懷、教育的工作。佛陀處處去說法，處處去關懷，他的弟子們也學習佛陀的精神，照著去做普化的工作。現在臺灣的佛教僧團，已經漸漸回歸佛陀時代的人間比丘形象，所以我認為，現在來出家正是好時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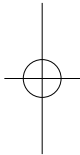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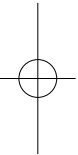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、到法鼓山出家， 最有智慧，也最有福報

法鼓山是一個教育的團體，我們要將法鼓山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、國際化的佛教教育園區，雖然我們山上的建設還在進行，可是僧大已經創校三年，體驗班今年則是第二年招生，中華佛學研究所已經二十五年，我們就等著法鼓山的硬體建設完成了以後，即可配合軟體的規畫。而你們來得正是時候，目前我們正需要三大教育的建設人才。

你們選擇到法鼓山是有智慧、有福報的，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教育園區，是專門培養現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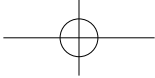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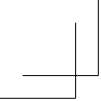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化佛教教育人才的地方。我們希望培養的教育人才分成三大類：一類是大學院教育、一類是大普化教育、另一類則是大關懷教育。你們每一個人，無論在家時學歷或高或低，只要進到法鼓山之後好好學習，就是一位終身受教育，終身從事教育的菩薩行者。所以，選擇到法鼓山來是有智慧的，同時也是有福報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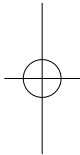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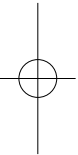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

法鼓山道場並不僅僅是法鼓山這麼一個小小的範圍，而是有法鼓山理念推行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法鼓山的所在地。受到法鼓山理念影響的人，是無法估計的，因為即使只是運用一句話、一個觀念、一種方法、一本書，幫助他們在人生旅途中能夠安身立命，能夠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方向，就是法鼓山教育的成效。所以，我們做的是自利利人的工作，將來需要我們的地方太多了，我們不愁沒有地方安身立命，不必擔心沒有場所來讓我們奉獻。

諸位菩薩，要好好把握你的生命，好好地學習，好好地奉獻。你們能夠奉獻自己，成就社會大眾的時間有多少年呢？就二十幾歲的人來



說，好像時間滿長的，但其實很短。感覺上，二十多歲對我來說並不是多久之前的事，可是才一下子，我現在已經七十五歲了。我的師父，他老人家七十歲往生以前跟我說：「聖嚴，二十年以後，你也跟我一樣。」



現在二十年已經過了，我快要跟我的師父一樣了。但是，你們不要擔心：「師父，我一來，你就不在了。」你們不要想得這麼可怕，我是盡形壽、獻生命，我們法鼓山這個道場會將你們未來的路開拓得順暢、光明而遠大，所以你們可以安心地在這裡學習，自利利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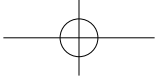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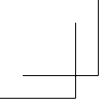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這個道場訓練出來的人，有兩個特點：一個是自己少煩少惱，第二個是幫助他人少煩少惱，這也就是我們法鼓山的理念——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。請諸位珍惜、感恩自己有這樣的福德因緣、有這樣的智慧，能夠在法鼓山發心出家。在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時候，正好是出家的時代，而能來法鼓山出家，是很有智慧和福報的人。

出家的生活形態、心態以及儀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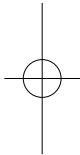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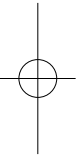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來，我要跟諸位講出家人首先要學習的生活形態、心態以及儀態。出家人早起早睡，沒有假期。不像現在的在家居士，一個星期工作五天、休息兩天，真有福氣。但是他們工作的時候，緊張拚命地工作，休息的時候，也是緊張拚命地休息；而他們所謂的休息，就是吃喝玩樂，他們認為那是調劑生活，事實上是找刺激，這就是在家居士的生活形態。

我們出家人，平常就要與佛法相應，與佛法相應的生活沒有壓力，所以工作雖然忙，但我們沒有要證明什麼，也沒有要跟人家爭上爭下、爭功諉過。

我們的忙碌是精進，而不是競爭。所以，不要有比大小、比高下的心態，譬如「我一定要比某人強」、「我要做第一名」……等，把別人當成比較的對象便是競爭；精進則是能做多少算多少，能學多少就學多少，所謂「盡心、盡力、盡責、盡分」，是你自己對自己交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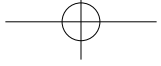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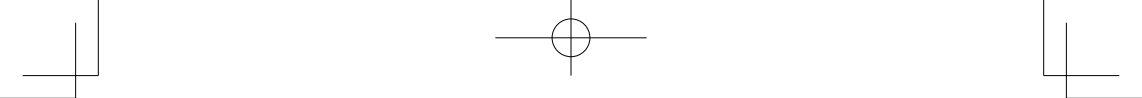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所以不需要緊張地想：「我旁邊那個人跑得比我快，我都跟不上，好丟臉！」人家的腿是飛毛腿，你的腿是螃蟹腿，螃蟹腿也不錯，你只要盡心、盡力、盡責、盡分就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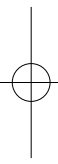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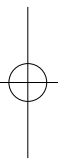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也不要偷懶，認為：「反正昨天已經晚起而被打一個叉叉了，管他去！頂多就是再打兩個叉、三個叉。」這叫作「蝨多不癢，債多不愁」，過犯多了以後，覺得不痛不癢，輕鬆得很，不會覺得不舒服，然後就不斷地犯錯：「我就是這樣，我也沒有辦法啊！你要怎麼樣？」這叫作不知慚愧。我們不跟人競爭，但是自己要精進，要盡心、盡力、盡責、盡分，這是出家的生活形態和心態。

至於儀態，我們對任何一個人都要謙虛，不僅對長輩謙虛，對平輩、同學乃至比我們年紀輕的晚輩，還有在家居士都要謙虛。告訴你們一個故事：有一次我要喝水，我對身旁一個徒弟說：「請你替我倒一杯水。」他動作快得很，衝了過來，恭恭敬敬地拿了我的杯子去倒水，我心想這個徒弟真乖，結果他拿到下面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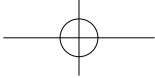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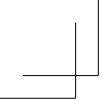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馬上交給另一個人：「師父說要倒水，趕快去！」

那第二位倒了以後要拿過來給我，前一位又說了：「不行！這是師父叫我拿的。」於是把它接下，然後恭恭敬敬地拿給我。我說：「這一杯水不算，第二位某某人，你來，請你把這杯水倒掉。第一位某某人，請你再替我倒一杯水。」第一位還是聽不懂，他就罵第二位：「你一定倒錯水了，倒多了、倒冷了，還是怎麼了？師父不要，再重新倒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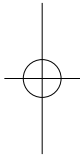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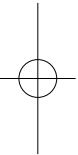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說這樣的生活態度好不好？後來我說：「好吧！第一位某某人，從此以後，我這裡都沒有你的事，你不用幫我了。我要你做，你怎麼叫另外一個人做呢？如果要叫第二位某某人去做，我也會叫啊！為什麼你不做而要找他做？從此以後沒有你的事了。」

他跪下向我懺悔：「師父，我懺悔！師父，我懺悔！我錯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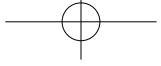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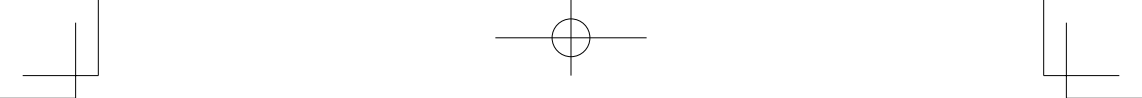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說：「你錯了，你是錯到底了，這是承上欺下，是奉承上面的人，欺負底下的人，對上面恭恭敬敬，對下面耀武揚威。」這樣的行為與態度，不是出家人應有的。

因此對任何人，不管是長輩、平輩還是晚輩，都要尊敬，這才是出家人應有的儀態。對居士們也一樣，我們說話時，不可以用責問、指派或用強勢的語言，我們要用商量的、尊敬的語言，和顏悅色、恭恭敬敬的態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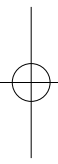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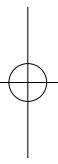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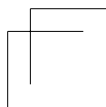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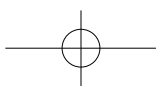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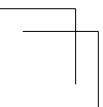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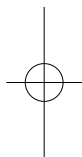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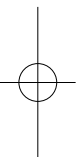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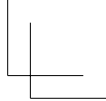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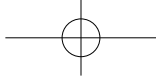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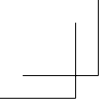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我們有位菩薩，覺得自己受的教育程度很高，學問很好，能力很強，我說：「這個地方要的是有道心的人，不一定要有能力的人。如果有道心加上有能力，當然很好；如果是沒能力、有道心，總比沒道心、有能力來得好。」所以諸位要明白，道心比能力來得重要，但也不是要大家不要有能力，有能力加上有道心是很好的。所以，教育程度高、能力好的人更要謙虛，像孔夫子都會謙虛地「不恥下問」了。



今天我在山上走的時候，我們有一個法師跟我說：「師父，這個怎樣怎樣、那個怎樣怎樣。」我說：「是、是、是。」他說：「師父，您不能老說『是』。」我說：「其實師父並不是什麼都懂，當我不懂，徒弟清楚的時候，就是聽徒弟的。」他說：「師父，不好意思。」我說：「沒什麼不好意思，我要聽專家的意見。」師父講的話不一定完全正確，你們也有可能看得比我清楚。阿彌陀佛！

（摘錄自2004年2月19日出家體驗班「新生講習」，及2004年2月20日僧伽大學佛學院「創辦人時間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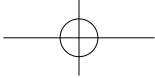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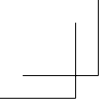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出家是為21世紀的 人類努力

今天是法鼓山僧伽大學的考生輔導，歡迎諸位菩薩專程來參加。我們這次招生的海報上，有這麼一句話：「隋唐時代第一流的人才在佛門，二十一世紀的菁英也是。」隋唐之前，是魏晉南北朝戰亂且分裂的時代，接著，隋朝統一了天下，然後又進入唐朝的承平盛世。

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看到臺灣這塊彈丸之地，我們就成了井底之蛙。一般來說，雖然我們知道有世界、也知道有臺灣，但是對於世界的未來、臺灣的未來會怎麼樣，則大多沒有概念。在今天的世界中，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，無論是哪一個地區，不管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，狀況發生了，全世界的人都會受到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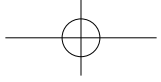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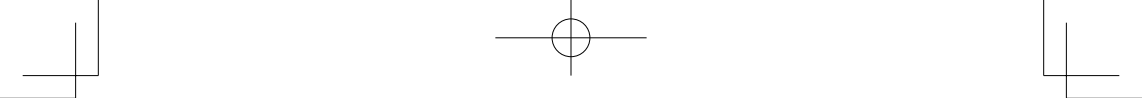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響，處於世界大環境之內的我們，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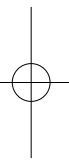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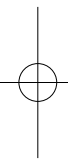
盡形壽，獻生命

譬如美伊戰爭，發生的地點似乎離我們很遠，但是透過媒體的報導，我們就好像是隔了一條河或是一條街，每天看對岸、對街的人在廝殺。諸位不要認為這場戰爭真的離我們很遠，其實只要是戰爭，對於整個大環境都會有很大的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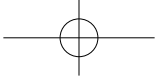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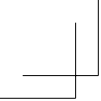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又如最近流行的SARS，來勢洶洶、風聲鶴唳，全世界的人眼睛都在看著、耳朵都在聽著，十分關心疫情的發展。上飛機時，乘客乃至空服員的心裡都有疑慮，不知道飛機上是不是有人感染。我昨天從日本回到臺灣，通關時，機場人員必須檢查每個人的體溫，擔心有人受感染，入境後會造成傳染。從這裡也可以看出，任何事情的發生，其實都和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。



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思考過：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要何去何從？地球又會變成什麼樣？關於這些問題，我很憂心。我們人類往往只知道征服，如果這種觀念再不改變，不用等六億年或是五千年，我們的地球很快就會毀滅；如果觀念能夠改變的話，相信地球再維持幾十億年的時間，也沒有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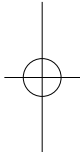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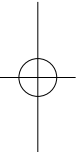


昨天我在日本出席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，一位從非洲肯亞地區來的部長和我談到戰爭的問題。我說戰爭的起因其實很單純，主要是因為雙方都沒有安全感。美國怕恐怖分子，稱那些支持恐怖分子的國家，像伊拉克、伊朗、北韓、敘利亞等國，是極端的流氓國家，為了不讓恐怖分子有機會到美國境內製造混亂和不安，於是就想先在對方國內把他們處理掉；而伊拉克表面上雖然很強硬，但其實很弱，所以也很沒有安全感，特別是海珊，他只是賭一下，用強硬的態度來保護自己，結果國家就跟著完了。如果伊拉克不是那麼強硬，美國不會攻打它，但是因為美國本身也沒有安全感，所以才會發動戰爭。可見這都是因為雙方沒有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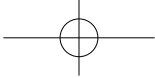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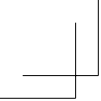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全感，為了保護自己，才會有這樣的結果。

心安定才能影響他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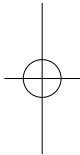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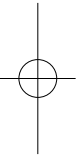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安心很重要，我們的心能夠安定，就能影響其他人；其他人的心安定了，則又可以影響更多人；如果是一個對世界有影響力的人，能影響的人又會更多。雖然我不是一個很有用的人，但是還算有一些影響力，可是，一根木頭沒有辦法蓋一棟大房子，一定要有許多的木頭或梁柱，才能建造大房子。因此，我認為二十一世紀需要用佛法的觀念、佛法的方法來建設我們這個世界，而二十一世紀最優秀的人才，應該投入佛教。

投入佛教的方法很多，可以是在家，也可以是出家。但是在家人的影響力不如出家人，因為在家人沒辦法投入全部的時間從事佛法的弘化工作，而出家人則能將全部的時間奉獻出來，自利利人，因此他的影響力一方面能持久，一方面能廣大。譬如我今年七十多歲了，如果我是居士、在家人，應該已是兒孫滿堂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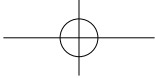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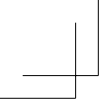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含飴弄孫，或者要頤養天年了，但因為我是一個出家人，我沒有考慮到年齡的問題，也沒有想到是不是應該要退休了，或者是要養老享福了，心裡想的只有盡形壽、獻生命。

出離煩惱的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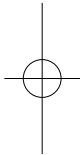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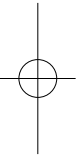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

現在我們要救世界、要救人類的未來，只有三個條件：一是智慧、二是慈悲心，三則是方法，這也可以說是孔夫子所謂的「智、仁、勇」。可是，一談到「勇」，就好像要打仗似的，但我認為毅力才是真正的勇。真正的勇是堅持的毅力，以不變的願力、毅力，來使自己有智慧、有慈悲。

佛法的智慧能夠讓我們的心胸開闊，不會只著眼於個人的問題，而是以整體來考量，該如何借力使力處理問題。慈悲，則不會怨恨，或者想要征服、對付他人，而是真的想解決問題。有智慧，自己的煩惱就會少一些；有慈悲心，對於他人以及社會環境的怨恨、對立會少一些，甚至於沒有對立，也沒有怨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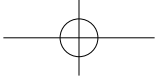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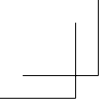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要做到這些，只有一個字，那就是「愛」，但是「愛」可以有許多的解釋，所以我們用「慈悲」比較好，「慈悲」比「愛」的涵義更明確。此外，還要有方法，方法就是能讓自己的心境隨時平和下來，而且也能幫助他人隨時平和下來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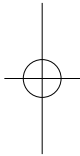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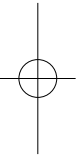


現在出家人的工作已經和過去不同了，過去的出家人，譬如我的上一代或是平輩，大多是在寺廟裡敲木魚、念經。我們現在雖然也敲木魚、念經，還會時時刻刻想到世界的問題、人類的問題和眾生的問題。我們不能置身事外，只要世間有問題，遇到了大災難、大狀況，為了讓人心能夠安定，我們應該要積極地參與，以及投入安定人心的工作，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。

記得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，全臺灣的人都非常恐懼，那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安定，所以我在電視、報紙上，不斷用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來安定人心，為大家祈福。我為生者祈福，也為亡者祈福，不過最主要的還是那些活著的人，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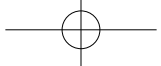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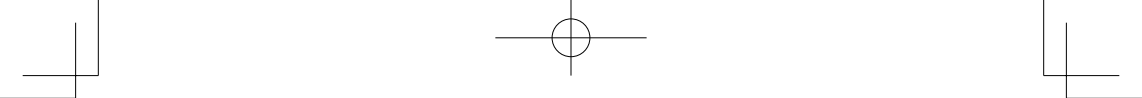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

為亡者已矣，最苦的還是活著的人。過去的出家人主要是為死者念經超度，而現在的出家人應該多為活著的人安心，為活著的人指出一條路來，這是我們出家人應該負起的責任。



今天的談話，我主要講的重點是：如果我們要給自己、社會，乃至於整個世界未來一個希望的話，最好是出家。但出家並非僅是把頭一剃、衣服一換就好了，而是要出離煩惱的家，讓自己能投入，也引領其他人得到真正的平安幸福。現在經濟不景氣，很多人有失業的痛苦，其實失業本身並沒有那麼痛苦，主要是因為觀念不能調整，所以才會覺得很痛苦。

昨天我看到報紙上一則新聞，有一位先生抱著他的女兒，在天橋上要跳橋自殺，因為他失業了，再加上種種的不如意，於是產生沒有前途的沮喪和懷才不遇的忿忿不滿，種種情緒逼使他走向絕路。事實上有那麼絕望嗎？其實我們遇到任何問題，只要面對現實去處理它，難關就會過去。不要恐嚇自己，也不要恐嚇他人；要讓自己快樂，也讓他人快樂。



我希望諸位同學一起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努力。我算是二十世紀的人，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和平與幸福，希望你們諸位菩薩、諸位同學能共同來承擔。二十世紀人類的苦難已經夠多了，希望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能有佛法，不要有那麼多的苦難。

（講於2003年4月12日僧伽大學佛學院「考生輔導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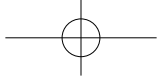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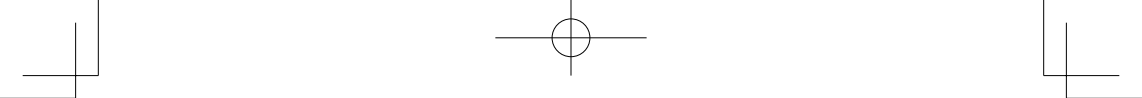
| 宗教師的胸襟與悲願

法鼓山的三大教育

法鼓山這個團體，可以說是十分優秀的團體，不論是僧團或是信徒們，都很優秀。教育是法鼓山的一大使命，除了中華佛學研究所、僧伽大學，以及漢藏文化交流班之外，對於信眾和社會，也一直在做教育方面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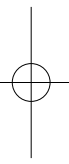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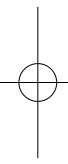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所推動的教育是整體性的，內容可分成三大部分：第一是大學院教育，包括中華佛學研究所、僧伽大學，以及未來的法鼓大學等；僧團則負責其餘的兩大部分——大普化教育及大關懷教育。

法鼓山的成員，包含了僧俗四眾，即出家的男、女二眾，以及在家的男、女二眾，這四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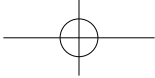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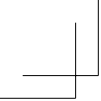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都是擔任普化教育及關懷教育工作的人，法鼓山稱他們為「鼓手」，因為他們在做傳播佛法的工作。

傳播佛法，並不僅是用嘴巴講佛學名詞、佛教經論，而是要把佛法的精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表現出來，在社會之中發揚光大，這才是傳播佛法的真正意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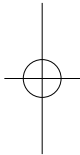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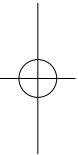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從學術方面來看，佛法可分成不同的面向與層次，不同的領域各有其研究對象，也都各有其成果、價值，但研究與實踐最好是並行的。法鼓山的弘化事業裡，屬於實踐方面的，是大普化教育和大關懷教育，包括出家人的修行和在家人的修行，都是屬於這兩種範疇；只要是用佛法來提昇我們自己和社會的品質，提昇整個人間的精神領域，就是推行大普化教育與大關懷教育的宗旨所在。至於施設大學院教育的目的，則是為了深化大普化教育及大關懷教育的落實。

法鼓山的大學院教育，約略可分成兩個系



統：其一是培育人文社會工作及學術研究方面的人才；另外則是培養宗教師的人才。前者是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及將來的法鼓大學來進行，後者則是由僧伽大學來負責。

宗教師的胸襟與悲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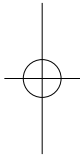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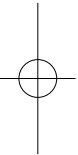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我們很少思考什麼是佛教的宗教師，大抵出家了、剃頭了，就是佛教的比丘或比丘尼了。但是那樣只能算是出家人，還不算是真正的宗教師。所謂宗教師，必須懂得修行的觀念和修行的方法，除了自己依教奉行之外，還能引導其他的人、帶動其他的人來接受佛法的智慧，用佛法來幫助自己、幫助別人。

其實宗教師的觀念，在西方宗教早已行之多年，因此西方的宗教才得以傳布到世界各地。譬如我在臺灣山地的原住民部落，就看到許多天主教的修士、修女、神父，以及基督教的牧師等，他們深入當地的文化，學習當地的語言、過當地的生活，以便幫助當地的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之中得到便利、得到安全。因此，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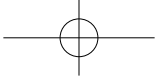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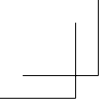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地部落的原住民多半信仰了天主教或基督教。

他們毫不留戀西方社會優渥舒適的生活，不辭辛勞地遠渡重洋，來到臺灣的窮鄉僻壤，過著艱苦的日子，這就像是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一樣，一般人是不會願意去的，因此，他們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們佩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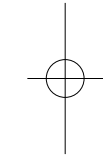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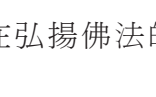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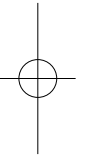


而我們佛教徒，有些人一出家就希望能好好修行、能多懂幾部經論，或是要學打坐、要解脫、要成佛，結果這些人反而因為愚癡，所以沒有辦法通經論；因為很自私，所以也不可能得解脫。他們不但沒有辦法成就自己，也沒有辦法成就他人，終究一輩子只能這麼混、混、混，這種人可說是佛教的寄生蟲、社會的邊沿人，並不是宗教師。

真正的宗教師，必須有奉獻的精神——奉獻生命、奉獻一切來修學佛法、護持佛法和弘揚佛法。一個宗教師就應該要有這樣的胸襟和悲願。如果出家的目的，只是希望過一個安靜的生活或是逃避現實，抱著這種心態出家以後，



保證是一個自私的煩惱鬼，不可能得到解脫，而且因為沒有正確的發心，煩惱只會愈來愈重、愈來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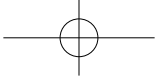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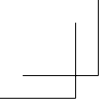


正確的發心，就是剛才我所說的修學佛法、護持佛法和弘揚佛法，這三者之間是有連帶關係的。當我們修學佛法稍微有基礎之後，便要去護持佛法，也就是用我們的時間、體力，去參與所有和佛法有關的事，在護持佛法的同時，就已經達到了弘揚佛法的效果。而且因為教學相長，所以在弘揚佛法的同時，又可以修學佛法。

弘揚佛法，隨時隨地都能做，不一定要等到我這個年紀才可以做，而且也不盡然要用說的，用行動、用威儀、用各種資源、各種工具都可以。總之，弘化的方法有千百種，不要封閉、萎縮或者矮化自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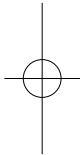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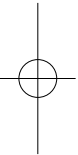
悲智和敬的行事原則

最後，我想用僧伽大學的校訓「悲、智、



和、敬」，來勉勵諸位，請大家朝著校訓所指示的方向努力——「悲」，以慈悲心對待一切眾生；「智」，以智慧心處理一切事物；「和」，以和合心做為僧團運作的基準、原則；「敬」，以恭敬心尊重每一個人的立場、觀點、職務和身分。

如能遵守校訓的四個原則，那麼諸位就算畢業了，因為能做到這種程度，已經是非常合格的宗教師。



最後祝福大家要有恆常心。僧大同學們的法名都是我親自取的，每個人都有一個「常」字，「常」是持續下去、持久下去的意思。所謂「世間有三事，因多果上少，魚子、菴羅華，菩薩初發心」，為什麼這三事的因多果少呢？原因就是缺少個「常」字。

初發心很容易，但是恆常心不容易，僧伽大學的學習期間有四年，希望你們在學習過程中不要打退堂鼓，要堅持「常」，不要「斷」。但願我們這裡沒有魚子、菴羅華，希望諸位菩



薩的發心，都是非常堅固的。

（講於2001年9月12日僧伽大學佛學院「新生講習始業式」）

僧林悟語 3

出家的意義

作者：聖嚴法師

出版者：法鼓山僧伽大學

地址：20842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555號

電話：02-2498-7171

傳真：02-2408-2084

E-mail: seb@ddm.org.tw

網址：<http://sanghau.ddm.org.tw>

編輯製作：法鼓文化

封面設計：姚裕評

初版：2005年1月

二版三刷：2013年4月